

## 經典閱讀與教學的實踐與思考

李學銘

---

### 摘要

本文主要討論「經典教育」的問題，也就是「經典」的「讀」與「教」兩方面的問題，內容包括：「經典教育」的範圍；爲什麼要閱讀經典；經典教學的實踐；經典閱讀與教學的現代思考。本文較詳細的討論，是經典教學的實踐；至於經典閱讀與教學所引發的種種問題，則嘗試從現代社會及教育的角度，提出一些意見，藉供關心經典教育的社會人士思考、討論。

**關鍵詞：**經典教育 閱讀 實踐 思考

---

李學銘，新亞研究所／香港公開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聯絡電郵：[newasia2010@gmail.com](mailto:newasia2010@gmail.com)。  
本文要點曾於2017年5月19日「第七屆讀經教育國際論壇」宣讀。

## 一、引言

「經典閱讀與教學」，即所謂「讀經教育」。「讀經教育」所重看似在「讀」，但不能沒有「教」，否則就談不上「教育」。「讀經教育」的「經」，與許多人心目中的「中華經典」，有沒有分別？談到「經典」，有人會採取較廣義的說法，如朱自清在《經典常談·序》中說：

本書所謂經典是廣義的用法，包括群經、先秦諸子、幾種史書、一些集部；要讀懂這些書，特別是經、子，得懂「小學」，就是文字學，所以《說文解字》等書也是經典的一部分。

(1981，頁595)

也有人會採用較狹義的解說，認為「經典」指的是經學典籍，即儒學群經，最多可擴大到一些與儒學群經密切相關的一些先秦子書和一些儒學思想元素較多的傳統蒙書等等。今屆研討會以「讀經教育國際論壇」的名義舉行，而且已是「第七屆」，可見「論壇」長久以來所倡導的，大抵是較狹義的「經典」解說，即主要研討經學典籍內涵的傳承和創新，其中當然會涉及「讀經教育」的理論和實踐。我相信今年「論壇」的研討主題和範圍，仍然應該是經學典籍的閱讀和教學問題，也就是在現代社會中的讀經問題和在現代教學中指導學生如何學習群經內容及相關書籍內容的問題。

談「經學典籍」，我們會想到《四書》、《五經》以至《十三經》<sup>1</sup>。除了《五經》、《十三經》，經學史上又有所謂《六經》、《七經》、《九經》、《十二經》、《十四經》、《二十一經》。從教育的現實出發，現時中學生只能選讀《四書》中的一些章節及經書中一些較易理解、較有趣味的段落，但已有頗大難度。大學程度的學生，除了《四書》，再從《五經》中選讀一些篇章，大抵也足夠了，在大學中文系或文史系中，開設一些經學專題課或專書導讀課，供學生選修，也未嘗不可，

---

1 《十三經》之稱，始於宋代，包括：《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

但不宜要求太高。至於經學專題或經學專書方面的研究，那應該是研究生課程的事了。

## 二、為甚麼要閱讀經典

「讀經」或「閱讀經典」這個論題，向來頗富爭論。尤其是在晚清及民初，知識分子受到西風東漸的影響，不免特別仰慕西方文明，再加上當時有新文化和新文學運動，因此主張讀經的人，往往會被視為封建殘餘的代表。

其實，儒學典籍是中國文化遺產的一部分，而且其中不少內容，仍然有很強的生命力。世界各國，都有她們的經典，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國民，會反對通過經典的閱讀，去了解自己國族的文化遺產，去從中汲取古代智慧和知識，並得到進德修業的啟發。

不過，近現代的中國國民，總有人在不同年代，反對讀經。遠的不說，在六、七十年代，香港就有人反對讀經，甚至在電視上展開辯論。當時的印象是，主張讀經的人，在辯論中似乎處於劣勢，因為發言者的發言內容並無新意，談吐也不動人，而且在辯論中常背誦經書的語句作為論據，但在背誦時卻採取了不討好的方式——搖旋腦袋，曼聲哦吟。這種表達方式，的確讓人有守舊、落伍、冬烘的印象，至少當時不少人的印象是這樣。至於熱衷提倡讀經的團體或組織，不時在公開場合（如香港大會堂、公共圖書館）提供經學講授課程，形式一般是由對國學有較深厚認識的人，一字一句講解經書篇章。講課者大多是深研經學有得之士，因此講解時往往詳徵博引，給人的印象是「博聞強記」，這的確吸引一些愛好國學的人，願意追隨、仿效，甚至產生敬仰或崇拜的心意，可惜普及的程度頗為有限。

毫無疑問，中國國族的歷史悠久，文化積澱深厚，廣義經典（包括儒學群經）的數目何止汗牛充棟，但對我們卻形成巨大的壓力，因此提出為甚麼要閱讀經典的質疑，就不時會出現。加上自晚清以來，中國國勢日弱，許多國民缺乏自信，崇洋之士又大肆貶抑打擊，於是有人提倡不要經典（當然也不要儒學群經），更主張把線裝書（經典

的載體)都扔入毛廁裏!

說到底，儒學群經是廣義經典的主要部分，也是中國文化遺產的重要部分，其中所包含的古代智慧、知識，只要有現世的價值和意義，或通過轉化，使經書的內容有現世的價值和意義，我們沒有理由反對閱讀，也不必以自卑、自損的心態，對中國傳統的一切，全盤自我否定。也就是說，是否讀經，本來不是問題，教導學生怎樣讀，才是問題。而不理時代、脫離現實的讀，則不管讀甚麼，都不符合現代教育的精神，都會被不少現代人所冷待或排斥。

### 三、經典教學的實踐

談教學實踐，不可忽略教學對象，這是大家應有的共識，經典教學即所謂儒學典籍的教學，當然也不能例外。我較長時間的教學經驗，是在大專院校，因此在談到教學實踐時，不免偏重大專院校的教學，討論所及，有時也會涉及中、小學。下面是一些實踐的建議：

#### (一) 編製適用教材

推行經典教學，最為人詬病的，是缺乏因應教學對象而編製的適用教材。例如為配合經書講授而提供的教材和參考資料，不是取自《四書集注》，就是取自《十三經注疏》；要不，就是專家學者的箋注本或集解本。對現時的大專院校學生來說，上述教材和參考資料大抵消化不了多少，何況是低於大專院校程度的學生？爲了要讓經典教育切實推廣，得由教育當局、學術團體或出版機構，趕緊組織學有所得的專家學者和富有經驗的資深教師，因應不同程度，編選不同篇章作爲分級教材，並以暢達而不繁瑣的文字，爲這些篇章作淺白易懂的注釋。同時，最好爲教師提供教學手冊，其中應多附詳細的參考資料及教學方式建議，讓教師可因應自己學生的程度，而增減教學內容及採用不同教學方式。如有可能，教材應多附彩色插圖，特別是文物圖片，以增加學習的趣味。

此外，也要鼓勵出版商出版一些有趣的輔佐讀物，包括經書故事

選編、連環圖書、漫畫書、電子書等等，供學生在課餘自行選讀。至於傳統的蒙書，也有涉及經書內容的，因此可考慮重新編印、包裝，加注釋、說明、插圖，使成爲教材或補充讀物的一部分。把經書故事和蒙書內容製作爲動畫，作爲教材，也是可行的做法之一。

編製適用教材，說來容易，要切實做到，其實困難不小。集思廣益，謀求共識，用心設計、編製，再用教學實驗來檢視效果，最後更要根據實驗結果來調整、修訂原先的設計和內容。有這樣的安排，才可能發展出一系列有實效、受歡迎的適用教材。

## （二）發掘文化義蘊

經典教育，其實就是文化教育，因爲儒學典籍中，就內藏深厚文化義蘊。不過這些文化義蘊，有些在表層，我們很容易就看到；有些在較深層，讀者必須通過各種注釋或解說，再要仔細研讀，才可了解其中義蘊；更有些文化義蘊，在典籍中的最深層，讀者必須深入挖掘，又透過古今學者的研究成果，反覆探研，才可從中發掘出較多和較深刻的文化義蘊。此外，經書中有些精彩、深刻的文化義蘊，往往隱藏在字裏行間或文字的背後，讀者必須憑學養和識力，才可從中有所領會，或因得到啓發、導引而懂得其中道理，最後更需通過適當的轉化，才可使其中的文化義蘊，汨汨流出，構成圓融的道理，使人神智清明，識見提升。

試以《論語》、《孟子》爲例：掃除文字障礙，使人懂得文字所表達的意義，是義蘊的第一層；再進一步，去了解其中超出文字表面意義的道理，而又不違悖孔、孟一貫之說，這是義蘊的第二層；如果有人能再進一層，通過古今學者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的認識和領悟，發掘出其中的義理，並以此教導學生，這是難能可貴的第三層；更深一層，是能領會《論》、《孟》言外之意的啓發，並把這些啓發結合爲有系統、有體例之說，並與儒學的主要精神融通合一，成一家之言，那該是義蘊的最深層。不同氣質、不同性格、不同學養、不同才識的人，從最深層所得的文化義蘊又會有不同的面貌。不過，從教育的角

度來說，我們對教學對象的幫助，能達到第一層、第二層或第三層，就差不多了，進到第四層，那已是思想家或國學通儒的境界，即使是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的資深學者或導師，也不是人人可以臻達。

儒學典籍的文化義蘊，內涵深厚、複雜，有待不同時代的人不斷發掘、探討，但有兩種義蘊是不可忽略的，其一是國家民族的精神，另一是具恒久性的固有道德。前者是中國傳統文化內在的真精神，後者是可以振發我們國族精神的重要元素。有了上述考慮，文化義蘊發掘的走向，才不會有較大的偏差。

### (三) 理解字詞意義

閱讀經典，即所謂讀經，要面對字詞的理解，這涉及經籍訓詁的問題。在現代讀經的指導中，雖不必把傳統經籍訓詁那一套用來指導學生，但經籍字詞的多義性，仍然要作適當的處理。關於字詞意義的不同類別，目前還沒有統一的畫分法，比較常見的有：本義和引伸義、詞源（或字源）意義和現行意義、直接意義和轉移意義、具體意義和抽象意義、中心意義和邊緣意義（張永言，1982，頁 50）。

凡是歷史長久、使用頻繁、經常出現在不同上下文的字詞，它們的意義就特別多，不過，字詞儘管多義，但在相關的語言環境中，如上下文或當時的語境，就會排除字詞多義性的干擾，而且給它一個較確切的含義，其餘的含義就會處於潛藏或被抑制的狀態下（張永言，1982，頁 47）。還是舉經書的一些字詞語句為例罷：

如《周易·師卦·彖》：「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孔穎達等，1960，頁 35）《說文》：「毒，厚也。害人之艸往往而生。」段注：「字義訓厚矣……因害人之艸……其生蕃多則其用尤厚……。」（段玉裁，1964，頁 22）可見《周易》這個「毒」字，本義是「厚」，與我們現在常用的「毒藥」、「毒害」、「病毒」的「毒」字，意義並不相同<sup>2</sup>。

又如《詩·小雅·鴛鴦》：「鴛鴦于飛，畢之羅之。」（朱熹，

---

2 又《疏》云：「毒猶役也。」（孔穎達等，1960，頁 35）可見經書字詞多義的一斑。

1958，頁 160)《說文》：「畢，田網也。……象形。」段注：「謂田獵之網也。」(段玉裁，1964，頁 160)這是說，「畢」指的是用來捕捉禽鳥和小動物的網，象形，大抵是小而長柄的網。後來我們常用的「畢生」、「畢業」中的「畢」，已不是本義了。

又如《詩·豳風·狼跋》：「狼跋其胡，載蹇其尾。」(朱熹，1958，頁 97)《說文》：「跋，躓也。」段注：「《大雅》、《論語》顛沛皆即躓跋也……馬融《論語》注曰：顛沛，僵仆也。」(段玉裁，1964，頁 84)「跋」的本義是跌倒，但在這裏，則有踐踏之意。《詩·鄘風·載馳》：「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朱熹，1958，頁 33)這裏「跋」指草行，「涉」指水行(朱熹，1958，頁 33)。同是《詩》的語句，意義也有分別，跟我們現時常用的「題跋」、「跋語」，意義大不相同。

又如《論語·學而》：「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朱熹，2005，頁 47)「說」同「悅」；「習」的本義，據《說文》是鳥「數飛也」(段玉裁，1964，頁 139)，有學之不已的實踐意義。孔子以禮、樂、射、御、書、數教弟子，都是行為實踐的科目，因此「學而時習之」的「習」，跟我們現今理解的「溫書」或「溫習功課」，主要以紙本書為對象，意義並不相同。

又如《論語·八佾》：「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朱熹，2005，頁 65)《說文》：「奧，宛也，室之西南隅，宛然深藏，室之尊處也。」(段玉裁，1964，頁 341-342)因此，《論語》中的「奧」，指的是屋裏西南角位置的神。現在我們所用「奧妙」、「奧秘」的「奧」，已不是本義了。

又如《孟子·梁惠王上》：「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朱熹，2005，頁 204)《說文》：「頒，大頭也。」段注：「《孟子》：『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此假頒為顛也。」(段玉裁，1964，頁 422)「頒」的本義，原來是大頭，與《孟子》的意思並不相應。不過，「頒」可假借為「顛」。《說文》：「顛，須(鬚)髮半白也。」(段玉裁，1964，頁 428)「頒」，其實與「斑」同，「頒白」，應指頭髮斑白上了年紀的人，

但《說文》沒有「斑」字，只有「班」字，因此借「頒」爲「班」，有「班白」之詞。現在「頒」、「班」、「斑」各有義項，並不通用，而「班」的分發義，就由「頒」來表示。

又如《孟子·公孫丑上》：「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朱熹，2005，頁230）「縮」，本有斂、退義，但在這裏則解作「直也」（朱熹，2005，頁230），指理直，剛好與「縮」的字面意義相反。這類例子，在古書中有不少，稍一疏忽，就不知前人所指之意，勉強曲解，或穿鑿附會，那就會製造謬說，不免貽誤他人。

對待經書中的字詞，我們固然要通過前人的釋說去理解，同時也該利用現代詞匯學的知識，引導學生去掌握經書中的字詞意義。在講課或編寫教材時，大量舉述前人訓詁之說，詳徵博引，對現今學生的理解，無論是中學或大學的學生，都是徒增煩擾，幫助不大。隨便望文生義，以今義釋古義，而忽略了上下文語境所呈現的原來意義、用法特點、感情色彩、風格姿采，就會走錯了理解的方向，連經書表層的意思也掌握不了，更不要說深層的意義了。

#### （四）結合語文應用

不少人反對在現代教育中保有儒學群經的「讀」和「教」，所持的理由主要是：經書的思想、內容古舊，與時代、現實脫節，尤其是經書裏面有很多艱深難懂的東西和難以實行的提示，往往會造成教育上的干擾。其實我們只要開放心懷，就知道經書裏有許多可供現代人採用的實用元素，只要好好發掘、闡釋，或稍作轉化，未嘗沒有現實的意義和價值。試專從語文應用的角度說說。

例如《詩》在春秋時代，除了政府可用來觀風問俗外，國與國間、貴族與貴族間的交涉、酬酢，經常也要通過誦詩來傳達訊息。所以孔子才會說：「不學詩，無以言。」又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朱熹，2005，頁173、178）直到今天，《詩》中的疊字、雙聲字、疊韻字、篇章組織、起興手法、比喻方式、陳述技巧，有不少仍有鮮活的



生命力，可以在現代寫作中效法、應用。至於其中一些詞彙、語句，甚至已成為現代語文中常用的詞語或成語，在口頭語和書面語中不斷應用，而沒有造成溝通的障礙。姑以常用的成語為例：「窈窕淑女」（《周南·關雎》）、「一日三秋」（《王風·采葛》）、「勞人草草」（《小雅·巷伯》）、「不可救藥」（《大雅·板》）、「高高在上」（《周頌·敬王》）等等，都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會應用的。

又如《論語》和《孟子》，受過中等教育的人都頗為熟悉，因為部分篇章，曾經是或現在仍是中學、大學的語文教材。陳垣先生曾說過這樣的話：

在中國語文裏有許多詞彙是出自古代經書，成為我國語文的主要傳統，尤以《論》、《孟》為最重要，所以我要選些給學生讀。  
(牟潤孫，2009，頁82)

根據陳先生的意見，《論》、《孟》中的詞彙在現代語文應用中是常用的。而古代經書的詞彙，更成為我國語文的主要傳統，所以現代的學生也要學習。陳先生之說，主要是有關古代經書包括《論》、《孟》的詞彙，不過我們也知道，經書中的記述技巧、論辯藝術、借喻方式等等，現代社會中仍然有助於口頭語和書面語的表達，並可供我們揣摩、仿效，而其中有些不合時宜的部分，也可通過轉化後應用。

簡單地說，經常閱讀經書，既可得到思想、品德的應有提示和啟發，同時也可逐步增強一個人的理解、表達能力，在現實生活中，仍然大有助於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至於從中可獲得一些富啟發的提示，令人可終生受用，那更是不能否認的實用價值，為前人及現代不少人所認同的。

#### 四、經典閱讀與教學的現代思考

經典教育，即儒學典籍的閱讀與教學，應如何配合社會發展和時代步伐，是個值得思考和討論的課題。本文以經典教育為中心，分從

幾方面思考問題，這些問題包括：

### (一) 經典教育範圍的問題

今年是「第七屆讀經教育國際論壇」，設立論壇的目的，應該是「倡導研究傳統經典的傳承和創新」<sup>3</sup>。「傳統經典」，究竟指的是甚麼？如果按照朱自清（1981，頁 595）對「經典」的廣義解說，範圍應該包括經（儒學群經）、子（先秦諸子）、史（幾種史書）、集（一些集部）及文字學（《說文解字》）。有人更建議，爲了適應時代的需要而讀經，就不能只讓學生去讀《五經》或《十三經》，而應該重擬定一個「新經」的目錄。這個目錄，一定要對歷代的學派能兼容並包，一定要揀選學生易於了解和教師易於講授的古書。「經」的範圍，可以無限制地擴大。不過這個建議，已不是讀「經」，而是讀「中國書」了（杜呈祥，1953，頁 55）。從「論壇」所標示的「讀經教育」一語，則「論壇」設立的初衷，可能因長久以來多爭議的「讀經問題」而起，即「經典」指的是儒學群經，或稍作延伸，最多包括一些與儒學有密切關係的書籍，這是較狹義的解說。從中國語文學習的角度，把「國學」範圍內流傳有緒的典籍都包含「經典」內，當然可以，一般中學中文科和大學文史哲的課程，大抵已作這樣的考慮，但兼顧太多，有時難以用力，效果也不易顯著。集中目標，以狹義解說爲範圍，當然較易用力，但可能會受到保守、落伍、狹隘的批評，容易又惹起「讀經問題」的爭議，甚至會在大、中學裏出現阻力。無論怎樣，「論壇」的主事者是否貫徹初衷，還是要擴大「經典」的範圍，兩者有甚麼得失，不是不該思考的問題。範圍清晰，目標明確，應有助於「論壇」今後的走向和發展。

### (二) 復古、保守形象的問題

在現代社會，提倡閱讀儒學典籍的人，總給人批評爲復古。復古，好像就有保守、落伍的形象。其實復古不是罪過，只要有益於當

---

3 參閱「第七屆讀經教育國際論壇」第一號通知（2016年12月30日）。

世，尚友古人，以古為師，不為古人所囿，又何必大驚小怪？（王大任，1953，頁 28）不過，現代人談論儒學群經的義蘊，引述經書的段落或語句，倒不宜老氣橫秋，曼聲哦吟，而應該用現代人慣常表現的態度、話語，懇切、清晰地申述意見。如果有人濫用潮語，以現代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以誇張浮滑的語調，去隨意穿鑿附會，譁眾取寵，結果雖然可取悅於一時，相關出版物也可能大賣特賣，但卻發揮不到「讀經教育」的真正效用，可謂得不償失。電視或電臺以「脫口騷」形式講論儒學的人，不少就犯上這樣的毛病。談論國學或古代文學的人，不必示人以保守、落伍的形象；提倡讀經教育的人，似乎不可不留意形象的問題。

### （三）發掘、轉化義蘊的問題

儒學群經有很多艱深難懂的字詞、語句和不少在現實社會難以實行的提示，這是事實。艱深難懂的字詞、語句可留待專家學者和教育工作者作深入淺出的研究和處理。而不合時代精神的地方，則有待教者通過自己的探研、思考，了解其中的義蘊，再結合現代精神、生活，去指導學生，達到「明古知今」、「以古證今」的致用目的（王大任，1953，頁 28-29）。這裏頭的關鍵，是先消化，再去轉化，而在轉化過程中，不要徒逞臆說，作無根的穿鑿、延展、發揮。孟子雖然說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是說，「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朱熹，2005，頁 364），因此不要盡信書，但並非表示不要書。經典教育，要以經典為據，要有書，只要不是盲目信從，只要不是完全不要自己的思考，以書為據，從中採取有用的東西，尤其是合於今用的東西，才是經典教育的要義。

### （四）引發學生興趣的問題

儒學群經，無論是文字或內容，對較多青少年來說，都有理解的難度，而思想方面，更有很大的時代差距，因此青少年抗拒閱讀，是無可厚非的。如何引發學生閱讀經書的興趣，的確是一大難題。即使

支持讀經的人，也這樣認為：儒學群經，只有《論》、《孟》，似乎適合高中、師範的程度，而且要有選擇的讀；《五經》及《學》、《庸》只能在大學一些學系中研究；社會上一般成年人，則可讀《四書》，但應該通過倡導而不是明令規定；考訂訓詁之學及深入研究，則應當由專家去做（王大任，1953，頁34）。其實只要訂定教學目標、進度，中學及大學選一些經書篇章施教，也未嘗不可，只要仔細選擇教材，作單元的組合，同時設計一些施教方式，多附插圖及分析表，多提供有趣的教具，才可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才能使教學得以順利進行。怎樣選擇？怎樣組合？怎樣設計？怎樣施教？……就有待進一步討論落實了。

#### **（五）善用電子科技的問題**

多年前我曾在一所大學，主持電子互動語文學習軟件的設計和開發，目的在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和增益語文知識。到了今天，電腦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許多電子教材、電子書紛紛出版，但其中缺乏的，是為儒學典籍設計的教材和教具。坊間目前有一些漫畫書，是為理解一些經書內容而繪製的，但並不是電子書。為了引發青少年對經書產生閱讀的興趣，這樣做，也是可行方法之一，只是限於形式，內容一般較為浮淺，部分內容也可能有偏差，不過能引起學生學習經書的興趣，也是可以肯定的。通過電腦，我們是否可製作一些圖文並茂與經書有關的電子書、紀錄片？同時也可考慮設計一些篇章理解互動軟件，讓學生可通過一些遊戲或有趣方式，去理解篇章內容的大略和解決一些字詞的疑難。關於善用電腦去輔助經書的讀和教去增加學生學習的興趣，我認為應由精熟電腦科技的人去設計和開發，而內容的編寫和審訂等工作，則可由對經學有研究的學者和教育工作者提供建議或直接參與。

#### **（六）教育工作者進修的問題**

這裏所謂「教育工作者」，指的是在中學和大學任教的教師。目

前在中學和大學任教中文科的人，對廣義的「經典」應該都有認識，因為中文科的教材，大多在「國學」範圍內，即頗多含有「經典」的成分。但落實到經書的教學，除了個別教師，一般來說，他們恐怕不能有深入的認識，而且怎樣施教，在過往中文教師的培訓課程中，也沒有具體的安排。再說，在大學任教的人，有許多是學有專精的博士，但專精的博士，其實往往是專精一門或專攻某一專題的「專士」，要他們以博通的認識、靈活的教學方法去講授有關經書的課題，去指導學生讀經，恐怕不是人人都能勝任。因此，「論壇」的討論，如何建議「經典教育」落實到中學、大學的課程中，已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如何安排復修課程及設計課程內容，讓任教經學典籍課程的教師作有效的進修，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缺乏切實的和建議，每屆「論壇」的研討，就可能徒託空言，無補於今後經典教育的實踐。

## 五、餘話

本文主要討論「經典教育」的實踐，而對「經典」一詞，則選擇了較狹義的解說，即認為「經典」指的是經學典籍，最多可擴大到與儒學群經密切相關的一些書籍。我以為，這或許是「讀經教育國際論壇」設立的初衷，但這個初衷是否已有調整或修訂，就有待與會者考察歷屆「論壇」的會議宗旨、討論範圍和會後總結。大家都知道，擴大討論範圍有擴大的好處和缺點，聚焦討論目標有聚焦的優點和局限。「經典教育」今後何去何從，我認為值得大家作進一步的思考和討論。

談教育實踐，不能不面對現實，不能不配合客觀條件，也就是不能不考慮時代、社會的需求。如何消解抗拒、減少障礙，使「經典教育」可融入現代教育機制和學校課程之中，為教育界和社會人士所接受，是我們不可不切實思考、討論的。本文嘗試提出一些看法，自知並不周全，也不可能周全，用意只在引發大家提出更多、更好而又可行的建議。

## 參考文獻

- 杜呈祥（1953）從歷史和教育的觀點談讀經問題，黃力生編《讀經問題》，臺北：中國政治書刊出版合作社。
- 段玉裁（1964）《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
- 孔穎達等（1960）《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阮刻本。
- 牟潤孫（2009）敬悼先師陳援庵先生，《海遺叢稿》（二編），北京：中華書局。
- 王大任（1953）讀經問題的新評價，黃力生編《讀經問題》，臺北：中國政治書刊出版合作社。
- 張永言（1982）詞的意義，《詞匯學簡論》，武昌：華中工業學院出版社。
- 朱熹（1958）《詩集傳》，上海：中華書局。
- 朱熹（2005）《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 朱自清（1981）經典常談，《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The Implementation and Thoughts on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Classics**

LEE, Hok Ming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lassics Education”. Contents include: the areas of “Classics Education”; why we should learn Classics; how to implement the teaching of classical texts; some thoughts on “Classics Education” in views of present aspects. Discussion in depth is pu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in this paper. Besides, suggestions on solution to some problems encountered when implementing the “Classics Education” are also highlighted in the discussion.

*Keywords:* classics education, reading, implementation, thinking